



[美]霍华德·津恩
浙江人民出版社

本书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华德·津恩的畅销美国史教材《美国人民的历史》一书的普及本,自1980年出版以来,再版25次,销量达300万册。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曾这样评价津恩:“在我看来,没有人会有他这么大的影响力,他的历史著作改变了数百万人们对历史的看法。”《我反抗》一改主流史学描写政治、经济等宏大议题和帝王、名人等显赫人物的写法,而以被压迫人民的抗争为视角,叙述了一部以人民反抗运动为主题的独特美国史。它的主角是印第安人、黑奴、劳工、妇女、移民、社会主义者、反战人士、少数民族、同性恋者等。

《小离别》



鲁引弓
作家出版社

城市小职员方园和妻子海萍,为即将参加中考的女儿朵儿的学业焦虑。“中国式应试教育”和“分数选拔”的压力,散落在这个小小屋檐下的每一个成员身上,于是与越来越多的人们一样,“出国留学”成为另一种幻想和途径。

方园一家三代人,通过“找人”、“找钱”、“找爱”、“找渠道”等等细节,上演了一出出交织着亲情、爱情的生活剧。在世俗的家长里短中,作品执拗而艰难地追问着形而上的“别离”:小人物一次次身不由己的告别,映衬着整个时代在精神、传统以及记忆层面的别离及焦虑;留学移民热潮下,是一个民族的内心在经受内外因的底线挑战。

《中国人的一天》



李昕樾 / 李玉
中信出版社

本书用图片故事记录下普通中国人的故事。有些充满温情,有些充满悲伤,也有些充满希望。无论主人公是明星还是底层百姓,他们都能带给我们一个个活生生的范例,让我们体会到,每天忙碌着,为自己、为他人而工作和生活是一件幸福的事。腾讯图片的《中国人的一天》栏目自2010年1月1日上线,每日推出一期人物故事。本书的内容正出于此。一日,一人,一世界。用他人的故事印刻你自己的时光,让生活坦然呈现。你会发现,所有人的幸福,都与他人有关。

文化,一条无法斩断的多彩河流

□欧阳

暑去秋来。8月有报道称,今秋上海小学生一年级语文课本将删除每个章节后的“古诗诵读”部分,如古诗《登鹳雀楼》等。余波未平,到9月,媒体报道北京从明年9月起,小学一年级《语文》的古典诗词,将由现在的6到8篇增加到22篇。在“启蒙”教材中古诗词取舍的争议声中,“八股文入选杭州高中教材”再次引发围观,相关话题持续升温。

以“减负”为名而删除者认为,古诗文无助于开智孩童的文化学习,因之诵读古诗是揠苗助长。另一种意见则坚信作为内涵文化精髓的古诗文韵律优美,从小打基础更有益于文化的传承和提高,急进者把八股文也摆上了案牍。透过嘈杂之声,我想有一点大家应该不会有异议:不同声音之中隐含的实则是关乎传统文化的观念冲突——在文明的承继和文化的繁荣进程中,应该怎样看待传统文化?

文化是一条不曾断流的河

回溯欧洲领衔的现代工业文明,智者们将功绩归于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化发展,而文艺复兴亦源于更久远的古希腊文化。同样,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溯源也有几千年的成果积淀,简单说,今天还令人迷醉的“海枯石烂”源自汉乐府歌谣,往前世《诗经》,“窈窕淑女”当代儿童未必都不明白。汉赋有唐诗的影像,宋代新理学承先启后,即便归到刘半农的白话诗《叫我如何不想她》,触动人们的也非白话言词,而是背后的意蕴,这,也是古诗词的成果。如果思想是基本的力量之源,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在西方、在中国,人们甚至可以梳理出清晰的时序、代际传承。

“文化”就是这样从

涓涓细流聚汇成了江海,无论是搅动我们生活的科技,还是左右我们的观念,都是文化的产物,诸如文学、艺术、科学、宗教、哲学以及社会思想和生活习俗等。梁漱溟先生认为“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”,这印证了维特根斯坦的观点:使用一个词的能力最终归属于对某种生活的把握。我们在生活实践中建构出各种符号,并通过这些具体或者抽象出来的概念相互交流、传递信息,这个我们以之认识和描述世界的“文化”,是历经时代全面浸染、洗刷之后那些仍然还存留在人类记忆中的东西,是千百万人记忆汇聚成的整体,是理解人类过去、解读当代生活、窥视人类未来的一把钥匙,我们不能将之碎片化。她是一条任你筑堤,抽刀都阻断不了的河流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,传统不仅是先辈的传统,也是当下的,我们的传统,现代的文化也非横空出现,而是传统的延续,因之,不要说是继承传统,就算是学习、融会现代的文化,也不可以将之割裂开来取舍,一瓢饮岂能领会文化的魅力。循序渐进没错,但作为文学、艺术、生活甚至信仰的重要文字载体,历代精选的古诗文正是精粹,即便薰莸并存的八股文去莠存薰未必不是有益的选择,轻易存废,何谈文化?

以书为御非序之教

作为文化的一部分,同时也是文化传播链条上最重要的一环之一,教育有规范吗?也许有,然而应该是怎么样的规范?或者说,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规范来看待现有的教育方式?这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。

教育是导引文化的范式之一,循旧例复制难言良策,戴着旧眼镜远眺同样难有远见,何况所谓“规范”一定是历史旧迹的成例。也正是这样的缘由,教育方式多样化,教材不拘一格,或许可以回应中国的老话“因材施教”。话是这么说了,要归到实际效果,就知识的多样性和背诵熟悉比较来看,孰优孰劣并不好判断。

客观地看,教育成果不是知识考试可以分出高下的,甚至不能以知识的理解来论,很多时候,影响学童一生的东西不是考试成绩,也不是他或她知道多少,而是其兴趣选择和对某一方面知识、技能,某一方面文化的专注和坚持。以此而论,以难以理解就取消古诗文有失推敲。根据同样的逻辑,数学更抽象难懂,是不是干脆取消?再往后的物理

化学,乃至高中的高等数学,对很多未来的非专业人士而言差不多是完全无用,相反,倒是古诗文中的文化韵味在现代生活中用处良多。当然,我相信初学幼童不易理解古诗最魅惑人的意境,但了解有古诗这个东西和不知道是有天壤之别的,今天的小孩子看惯了几何结构图形,无论长成与否,再看到抽象结构的巨型构建都不会惊讶,甚至还能讨论美丑,古人能吗?这一点建立在直觉的基础上,和理解无关。

诚然,阅读必然归结于一种符号,对符号的理解和直觉是截然不同的,对绝大多数不能像高斯般理解符号意义的孩子来说,感觉同样重要,不同的人会对不同的“符号”产生兴趣,如物理化学所传递的“符号”,粗暴的取消实际上就剥夺了多样的兴趣抉择。就未来的“国学大师、历史学家”来说,初始的符号感悟比消化吸收更为重要,为什么不能将“符号”置放在那里,指点一下,让“大师”们自己选择呢?

可见,无论是后学对文化“符号”的初始直觉,还是文化兴盛不可或缺的多样性,都昭示出海纳百川有灿烂文化的基本道理,站在文化繁衍传递的起跑线上,如果说真的需要什么规范的话,多样性才是根本的选择。再回头来看减负,需要减去的是为应对考试必须背诵的“知识”,是机械的作业训练,而不是缤纷的多彩风景。视域狭窄的想当然训导犹如以书为御,非序之教。

今天如何传承传统文化

撇开风雨洗刷千年的思想、历史、文化,仅仅就古诗文的韵味观之,如“白日依山尽,黄河入海流”般充满意境的画面语言,通俗易懂不说,今文可以比肩者能有几何?

不过问题的实质不在上面。文化要繁荣发达,势必需要包容并蓄,这意味着文化的多样性,我们并不排斥借鉴西方的优良文化,但需要知道,西方繁盛的文化据雅克·巴尔赞所言,正是“不折不扣的杂烩文明”。中国的文化传统走过的路又何尝不是如此,儒释道并存,唐诗、宋词、汉赋、杂剧、交相争辉,倒是600年的八股文僵化一统,至今仍被诟病,这才有了“八股文入选杭州高中教材”引起的骚动。

自秦王朝一统中原以来,华夏在融合中形成了共同的生活方式和人文理念,之后逾2000年的历史长河中,祖国的文化传承有序,日渐宏大,强盛的文化体系在坚实的一脉



相承中,数度融化了入主中原的草原民族,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。放眼当今世界,堪与西方文化并立的体系,舍我其谁?我们需要冷静下来思考一下,这是为什么?难道不是因为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光大吗?

传统文化的继承不是口头上的说辞。曾经,社会上自觉不自觉地修筑了一道隔离传统的墙,等到昔日孩童长成,面对隔阂不了的文化海洋,他们感受到了厚重的韵味,在追逐半文半白的方文山式歌词后,还在网络上掀起过“文言风”,遗憾的是这种念想底蕴不足。有调查称大多数大学生“看不懂《红楼梦》”,王蒙对此感叹说“很悲哀”,如果这只是悲哀古代名著的话,联想到网络热词创造者们在经过匪夷所思的网络词汇冲击后对“文言风”的遗憾追思,我们是否更应该对忽视传统文化感到悲哀呢?

诚然,传统文化并非一泓清水,也许在大浪淘沙之后还五味杂陈,因循守旧、克己复礼不是通途,故而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应该,也必须是扬弃,是取其精华而用之。幸运的是,作为一个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民族,我们拥有自身的文化精髓,无论是以诗歌,还是以别的形式存续,这个精髓我们都应该珍惜。

中国的古诗文蕴含了最为丰富的养料,不只是历经锤炼的优美语言,也是精炼准确符号的承载介质,今天她仍然是中国文化最辉煌的一页。最后我想到了波普尔关于艺术的一段话,他说:痛恨老标准的艺术家不是艺术家,因为他恨的不是标准,而是艺术,艺术之所以存在并得到延续就是因为这些标准。文化不也是这样吗?

《坐拥文萃典籍》、《背倚篇牍华章》、《中华文化长河》三幅配图绘制:李法明

唯有美食不可负

□李寅初

最感动我的一本书

三河米饺、汽锅鸡、醋熘鱼、沙茶面、茨菰焖肉……在深夜里,一边读《寻味:舌尖上的乡愁》,看来自三山五岳的吃货大神畅谈家乡美食,一边守着自家空荡荡的冰箱,只能以开水泡面聊以果腹,这种“冰火”相交的滋味可不好受。

在吃货的世界里,我勉强算是一个插班生。说起来惭愧,上大学之前,我就从来没有吃过鱼香肉丝、宫保鸡丁、酸菜鱼、东坡肘子、棕香排骨这些所谓的家常菜。后来在大学里,拜校门口俯拾皆是的川菜、湘菜、东北菜馆所赐,我才得到机会补上这一课。

如今,虽然我已经工作好多年了,南来北往的也去过不少地方,但《寻味》里提到的很多美食,诸如佛跳墙、血旺、浇汁鱼等等,却还

一直没机会尝试。在这个吃货遍地走的世界里,我不仅是插班生,还是一个常年不及格的后进生。

我总觉得,美食这回事,不仅要肴食材、烹调,更要肴心情、时境。名满天下的名家大厨,你吃了可能会觉得不尅尔,浪得虚名;寻常巷陌的地摊小贩,也可能让你赞不绝口,流连忘返。在吃货的世界里,这些都是很平常的事。

念念不忘的美食,大多出现在年少和穷困之时。年少时,味蕾刚刚苏醒,初心犹存,人间烟火还没有沾染多少,一串糖葫芦、一碗筱面鱼儿、一桌年夜饭,就能让你兴奋好几天。而穷困潦倒之时,肚子油水大多寡淡,一份红烧肉,一盘神仙鸡就是人间至美的食物了!

如果说年少和穷困并存,则对美食的记忆之深,往往终身不忘。我第一次吃到《寻味》中提到的安徽亳州牛肉馍,就是一例。大学毕业之初,我去亳州求职。在回程的深夜里,我在

火车站旁边的小摊上买了两个牛肉馍。没想到小摊虽然卫生欠佳,但做出来的牛肉馍香氣扑鼻,一口咬下去,有焦有脆,回味无穷。这两个牛肉馍伴我挨过了回程的漫漫长夜,如今我的记忆里还不时翻涌起它的香味。

这些年,高兴时呼朋引伴,在饭馆里大快朵颐,纵酒高歌,有之;失意时独自一人,在兰州拉面、沙县小吃里黯然神伤,有之;午夜无聊,刷美剧,以泡面酱菜果腹,亦有之。吃货们常用“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负”这句话来互相砥砺。对我来说,无论是亲情之爱,还是男女之爱,都已负多次,但无论心情千万变化,对美食的爱却从未相负。

《世说新语》里有一个故事,我很喜欢。晋人张季鹰在洛阳做官,有一天见到秋风起,忽然就很想念故乡苏州的菰菜羹、鲈鱼脍,于是说了一句“人生贵得适意尔,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?”辞官而去。用今天的话来说,张季鹰的意思其实就是:功名利禄皆可抛,唯有美食不可负。

“除草”比“浇花”更重要

□张魁兴

作家要有责任担当,是一个老话题,也好理解。而文学评论家也要有责任担当,就不那么好理解了。因为在很多人看来,文学评论家是以评论作家、作品和文学现象为己任的,还有责任担当什么呢?但笔者认为,没有责任担当的文学评论家不能配称文学评论家,而是伪文学评论家。比如,“缺少独立思考,人云亦云”的文学评论家,“不碍世情不伤友情”的文学评论家,专搞“红包批评”、“人情批评”的文学评论家,他们的文学评论对文学的发展没有任重何责?他们的文学评论对文学的发展没有真正的好处,对作家也没有真正的好处。这样的评论除了吹捧,就剩下华丽的辞藻以及空话、套话和假话。

在9月14日由中国现代文学馆、《小说评论》编辑部、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联手主办的“全国青年批评家论坛”上,知名评论家李星说:批评家的责任是“浇花”,“浇名花,

浇大花,也浇无名之花”。而另一位评论家杨乐生则不同意“浇花论”,“因为批评最重要的是发现问题”,批评家更应该“除草”。应该说,“浇花”是评论家的责任,“浇花”可以鼓励作家、提高作家自信的目的,但“浇花”可以,吹捧则是不光彩的。哪个评论家都不能做“吹鼓手”。而且,比起“浇花论”,“除草论”更值得推崇,因为“除草”更有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,更有利于作家的成长成熟。对于耐旱的农作物来说,一时不浇水或少浇水点水,对庄稼影响不太大,但如果不下雨,农作物就会荒芜,作物就会没有收成。文学也一样,不“除草”,文学也会“荒芜”。

文学评论家要多做“除草”的工作。对于作家,对于作品,我们不是不要正面肯定,尤其是对于青年作家或初学者,就要以肯定为主,但这种肯定也不是无原则的,也不是吹捧,更不要把文学评论弄成表扬稿。同时,

“除草”应该是文学评论的精髓,不做或假装做“除草”工作的文学评论家,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评论家。文学评论必须有批评精神。近年来纯文学市场的式微,是时代变化使然,是作家和读者群的变化使然,但与没有健康的文学批评环境亦有关。文学评论家应该有一种责任,或者说应该有一种使命,那就是帮助作家不断进步,促进文学健康发展。文学评论家就要帮助作家找到作品的缺点和不足之处,让作家创作出更优秀的文学作品。当然,文学评论家“不是打手,不是法官,也不是文学市场的经理”。文学评论必须尽量做到以公平公正为原则,“批评家在进行批评时,应该具有毫不掩饰的爱心和爱意”。

有文学评论家深有感触地说,真正的批评家不容易。是的,批评家不好当。然而,“文学确实需要理论支持和批评”。著名作家贾平凹说:“批评家当面说我不好,我也会有一

